

刘绍棠

小说精选

“从
头
越”

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 247.5
1895

I 247.5
525

小说集—中国—新

I 247.5
525

刘绍棠

精 选

刘绍棠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99·成都

精 品 文 库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王华光

封面设计：廖新松

技术设计：杨 潮

责任校对：伍登富

“从头越”名家小说精品文库

刘绍棠小说精选

刘绍棠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4.875 字数 330 千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0-04494-1/I·698 印数：1-8000

定价：20.00 元

刘经

小说

“从
头
越

”名家小说

常青的树 开不败的花

——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序

崔道怡

当代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，谁不熟知他们的名字，谁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呢？他们的书，二十年来，早已多次被这样、那样编辑、出版过了。而今，之所以把他们重新集结起来，是因为选取了“从头越”这么一个令人遐想的视角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写长征的词句，但它也涵概了历史与人生的一种境界。这十位有着特殊历史与人生历程的作家，各以其感受“雄关”之“铁”而后又“从头越”的体味，展现了这种境界的苦难与辉煌。个中滋味，是非亲历者所想象不出、所感受不到的……

五十年代中期以来，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，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。毛泽东主席提出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为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开拓了广阔天地。当此时机，新中国第一批新作家展现才华，捧出了在当时曾引发巨大反响的锦绣篇章。王蒙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、李国文的《改选》、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、刘绍棠的《田野落霞》、从维熙的《并不愉快

的故事》……相继使人耳目一新，真个是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但是，1957年5月15日，发动了“整风”运动的毛泽东主席，又发现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：“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。有共产党人——马克思主义者。有括弧里面的‘共产党人’，即共产党的右派——修正主义者。……他们越猖狂，对于我们越有利益。人们说：怕钓鱼，或者说：诱敌深入，聚而歼之。”7月1日，他进一步指出：“有人说，这是阴谋。我们说，这是阳谋。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：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，才好歼灭它们，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，才便于锄掉。……‘言者无罪’对它们不适用。”随即在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》中，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性质：“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，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。”

疾风暴雨横扫大地，“百花齐放”顷刻凋残。当初在“整风”中被鼓动提意见的作家，以揭示官僚主义等弊端为内涵的作品，遭遇到大劫难。反右派扩大化，把占总数百分之五的五十万知识分子，打下深渊。一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的作家，被劳改，被流放，甚至被关进了“大墙”。

天昏地暗，犹如月食。但天然月食，为时暂短，这一批“右派”作家的人生“月食”，却长达二十二年。“这二十多年，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幸而不死。”李国文平反后又二十多年，在其随笔里《如此这般》回首往事，传达了他们共同的感受：“山之高，水之深，暑之热，冬之冷，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痛苦的人间滋味，全领受个遍。”“一生中最好的岁月，最精华的，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，就这样虚度过去……”

尽管如此，事实证明：我国文人历来就有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”的精神传统，他们是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”。坎坷摔打铮铮铁骨，苦难磨砺琅琅文情。这一批作家的冤案获得了平反，立即复出，如泉喷涌，再次展现他们非同凡响的才智。仿佛是挤压于岩层中的古莲子，一旦重逢空气和水，便能照样绽开荷花，亭亭净植，香远益清。

事实上，早在改正前夕，王蒙就已创作了他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《最宝贵的》；李国文就已构思了他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巨制《冬天里的春天》……从那时起，直到如今，二十年间，姚黄魏紫，他们各有文集出版，平均每人三五百万精美文字流传于世。现在，我们把他们搜集起来，再次选优拔萃，更加精益求精，便会在总体上生发出异乎寻常、无可替代的社会与文学的认识作用、审美功能。

这一套文库，使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得到：跨过了“真如铁”的“雄关”，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之后，这一批作家被积压了二十年的才华，不仅没有稍减，而且愈发锐利深沉。似乎是要对那“虚度”的岁月加倍地补偿，他们把青春年华的美与力储备着，汇聚到这得以放释能量的复出时期，凝结出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实而瑰丽的贵重中年。这种“从头越”现象本身，就是历史转折的出色见证，就是人生跟进的超常景观。

总览十位作家近二十年这一系列代表性的著名篇章，我们能够再次采取他们彼此之间不约而同的相通之点。那就是：他们与人民同心，他们与历史同行。四十多年前，他们的蒙冤，重要原因之一，在于以作品传达了人民的心声。平反二十年，他们的创造，依然以为国为民、忧国忧民为主旨，对思想解放、改革开

放，起到了启蒙鼓劲、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。而那一篇篇洋溢时代气息、饱含生活情理的精神产品，又正是我国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，改革开放进程的画卷。

但他们又是各不相同的。在艺术特色上，论风格与流派，他们原就各有千秋；“从头越”后，又各有创新，发挥与发展了各自的专长：或以呼唤先锋新人耳目，或以倾心乡土引人关注，或以扩展题材别开生面，或以创建文体独具一格，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各领风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。聚会一处，他们又结为璀璨星座，构成了新时期文坛上的生力军和主力军。

正是这种有所相通又大不相同的艺术创造，使得他们相继不断走上各种各样文学评选的领奖台，被戏称为新时期第一批“获奖专业群体”。早年致祸之作，又早已作为“重放的鲜花”得到公正评价，二十年来获奖篇章或虽未获奖却同样厚重甚或更有独特风味的作品，无不焕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。当年毛泽东主席在提出“毒草”概念同时，却也发出预言：“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，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，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。正确的东西，好的东西，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，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。”这一预言，恰恰是在因炮制“毒草”而被打成“右派”的作家这里，得到了确定的证实，岂不令人深长思之。

那么，我们在“毒草”变香花、“右派”成主力这一个历史的坐标上，编辑、出版这一套“从头越”小说文库，其意图便也应不言而喻。我们相信，历史将进一步证明，我们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作家与作品，总体上是常青的树，是开不败的花。

目 录

蒲柳人家.....	(1)
二度梅.....	(80)
蛾 眉.....	(147)
花 街.....	(162)
鱼菱风景.....	(213)
京门脸子.....	(264)
黄花闺女池塘.....	(312)
一河二刘.....	(337)
刘家锅伙.....	(382)
草 窝.....	(414)
社会主义类文学的辛勤耕耘者	郑恩波 (449)

蒲柳人家

七月天，中伏大晌午，热得像天上下火。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，系的是拴贼扣儿。

那一年是一九三六年。何满子六岁，剃个光葫芦头，天灵盖上留着个木梳背儿；一交立夏就光屁股，晒得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，鼻梁子裂了皮，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，连眼珠都比立夏之前乌黑。

奶奶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兜肚，兜肚上还用五彩细线绣了一大堆花草。人配衣裳马配鞍，何满子穿上这条花红兜肚，一定会在小伙伴们中间出人头地。可是，何满子一天也不穿。

何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，头顶着毒热的阳光，身上再裹起兜肚，一不风凉，二又窝汗，穿不了一天，就得起大半身痱

子。再有，全村跟他一般大的小姑娘，谁的兜肚也没有这么花儿草儿的鲜艳，他穿在身上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小姑娘们要用手指刮破脸蛋儿，臊得他找个田鼠窝钻进去；小小子儿们也要敲起锣鼓似的叫他小丫头儿，管叫他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
何满子不穿花红兜肚，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他，手握着擀面杖要梆他，还威吓要三天不给他饭吃。原来，这条兜肚大有讲究。何满子是个娇哥儿，奶奶老是怕阎王爷打发白无常把他勾走；听说阎王爷非常重男轻女，何满子穿上花红兜肚，男扮女妆，阎王爷老眼昏花地看不真切，也就起不了勾魂索命的恶念。

何满子的奶奶，人人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；大高个儿，一双大脚，青铜肤色，嗓门也亮堂，骂起人来，方圆二三十里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。一丈青大娘骂人，就像雨打芭蕉，长短句，四六体，鼓点似的骂一天，一气呵成，也不倒嗓子。她也能打架，动起手来，别看五六十岁了，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。

她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，门口外就是大河。有一回，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，也正是歇晌时分。一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伞柳阴下放鸭子，一见几个纤夫赤身露体，只系着一条围腰，裤子卷起来盘在头上，便断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，拉了百八十里路，顶水又逆风，还没有歇脚打尖，个顶个窝着一肚子饿火。一丈青大娘的这声断喝，他们只当耳旁风。一丈青大娘见他们头也不抬，理也不理，气更大了，又吆喝了一声：“都给我穿上裤子！”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，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一大把岁数儿，什么没见过；不爱看合上眼，掉过脸去！”一丈青大娘火了起来，挽了挽袖口，

手腕子上露出两只叮叮当当响的黄铜镯子，一阵风冲下河坡，阻挡在这几个纤夫的面前，手戳着他们的鼻子说：“不能叫你们腌臢了我们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！”那个不知好歹的年轻纤夫，是个生楞儿，用手一推一丈青大娘，说：“好狗不挡道！”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。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，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；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篷，转了三转，拧了三圈儿，满脸开花，口鼻出血，一头栽倒在滚烫的沙滩上，紧一口慢一口捋气，高一声低一声呻吟。几个纤夫见他们的伙伴挨了打，唿哨而上；只听咯吧一声，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棵茶碗口粗细的河柳，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，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，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，纷纷落水。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，站在河边大骂不住声，还不许那几个纤夫爬上岸来；大帆船失去了纤力，掌舵的绽裂了虎口，也驾驭不住，在河上转开了磨。最后，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罐斗，钉掌铺的吉老秤，老木匠郑端午，开小店的花鞋杜四，说和了两三个时辰，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。

一丈青大娘有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，种地、撑船、打鱼都是行家。她还会扎针、拔罐子、接生、接骨、看红伤。这个小村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，都来找她妙手回春；全村三十岁以下的人，都是她那一双粗大的手给接来了人间。

不过，别看一丈青大娘能镇八方，她可管不了何满子。何家世代单传，辈辈一棵苗，何满子的爷爷就是老生儿，他父亲也是在一丈青大娘将近四十岁时才落生的；偏是何满子不同凡响，是他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。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呱呱坠地的啼声，喜泪如雨，又烧香又上供，又拜佛又许愿。洗三那天，亲手杀了一只羊和三只鸡，摆了个小宴；满月那天，更杀了一口猪

和六只鸭，大宴乡亲。她又跑遍沿河几个村落，挨门挨户乞讨零碎布头儿，给何满子缝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百家衣；百日那天，给何满子穿上，抱出来见客，博得一片彩声。到一周岁生日，还打造了一个分量不小的包铜镀金长命锁，金光闪闪，差一点把何满子勒断了气。

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，肺叶子，眼珠子，命根子。这一来，一丈青大娘可就跟儿媳妇发生了尖锐的矛盾。

何满子的父亲，十三岁到通州城里一家书铺学徒，学的是石印。他学会一笔好字，也学会一笔好画，人又长得清秀，性情十分温顺，掌柜的很中意，就把女儿许配给他。何满子的爷爷虚荣心强，好攀高枝儿，眉开眼笑地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一丈青大娘却不大乐意；她不喜欢城里人，想给儿子找个农家或船家姑娘做妻子，能帮她干活，也能支撑门户。可是，她拗不过老头子，也怕伤了儿子的心，不乐意也只得同意了。何满子的母亲不能算是小姐出身，她家那个小书铺一年也只能赚个温饱；可是，她到底是文墨小康之家出身，虽没上过学，却也熏陶得一身书香，识文断字。她又长得好看，身子单薄，言谈举止非常斯文，在一丈青大娘的眼里，就是一朵中看而无用的纸花，心里不喜爱。何满子的母亲更看不上婆婆的粗野，在乡下又住不惯，一住娘家就不想回来。等生下了何满子，何满子的父亲就想要在城里另立个家。一丈青大娘是个爱面子的人，分家丢脸，可是一家子鸡吵鹅斗，也惹人笑话；老人家左右为难，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。但是，前思后想，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到了几点了头。不过，却有个条件，那就是儿媳妇不能把何满子带走。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何满子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。最后，还是请来摆渡船的柳

罐斗，钉掌铺的吉老秤，老木匠郑端午，开小店的花鞋杜四，说和三天三夜，婆媳俩才算讲定，何满子上学之前，留在奶奶身边；该上学了，再接到城里跟父母团聚。

何满子在奶奶身边长大，要天上的星星，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。长到四五岁，就像野鸟不入笼，一天不着家，整日在河滩野跑。奶奶八样不放心，怕让狗咬了，怕让鹰抓了，怕掉在土井子里，怕给拍花子的拐走。老人家提心吊胆，就像丢了魂儿，出来进去团团转，扯着一条亮堂嗓门儿，村前村后，河滩野地，喊哑了嗓子。何满子却隐匿在柳棵子地里，深藏到芦苇丛中，潜伏在青纱帐内的豆棵下，跟奶奶捉迷藏，暗暗发笑。等到天黑回家去，奶奶抄起顶门杠子，要敲碎何满子的光葫芦头；何满子一动不动，眼皮眨也不眨，奶奶只得把顶门杠子一扔，叫了声：“小祖宗儿！”回到屋里给孙子做好吃的去了。不是煮鸡蛋，就是烙白面饼。

这一天，何满子的爷爷回来了。一丈青大娘跟老头子叨唠这个，嘟哝那个，老头子阴沉着脸，哼哼哈哈，一脑门子官司；一丈青大娘气不打一处来，跟老头子叫起了苦，顺口就给何满子告了状。爷爷是个风火性儿，一怒之下，就把何满子拴在了葡萄架的立柱上，系的是拴贼扣儿，跑不了更飞不了。而且，在他面前扔下一个纸盒，盒子里有一百个方块字码，还有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，勒令他在这一个歇晌的工夫，把这一百个字写下来。

这倒难不住何满子。可是，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失去自由，心里委屈而又憋闷，两眼直呆呆，双手懒洋洋，一点也没有写字的兴致。

二

何满子的爷爷，官讳已不可考。但是，如果提起他的外号，北运河两岸，古北口内外，在卖力气走江湖的人们中间，那可真是叫得山响。

他的外号叫何大学问。

何大学问人高马大，膀阔腰圆，面如重枣，浓眉朗目，一副关公相貌。年轻的时候，当过义和团，会耍大刀，拳脚上也有两下子。以后，他给地主家当赶车把式，会摆弄牲口，打一手好鞭花。他这个人好说大话，自吹站在通州东门外的北运河头，抽一个响脆的鞭花，借着水音，天津海河边上都震耳朵。他又好喝酒，脾气大，爱打抱不平，为朋友敢两肋插刀，所以在哪一个地主家都呆不长。于是，他就改了行，给牲口贩子赶马；一年有七八个月出入古北口，往返于塞外和通州骡马大市之间，奔走在长城内外的古驿道上。几百匹野马，在他那一杆大鞭的管束下，乖乖地像一群温驯的绵羊。沿路的偷马贼，一听见他的鞭花在山谷间回响，急忙四散奔逃，躲他远远的。所以，他不但是赶马的，还是保镖的，牲口贩子都抢着雇他。这一来，他的架子大了，不三顾茅庐，他是不出山的；至于脚钱多少，倒在其次，要的就是刘皇叔那样的礼贤下士。

他这个人，不知道钱是好的，伙友们有谁家揭不开锅，沿路上遇见老、弱、病、残，伸手就掏荷包，抓多少就给多少，也不点数儿；所以出一趟口外挣来的脚钱，到不了家就花个净光。

在这个小村，数他走的地方多，见的世面广；他又好戴高帽

儿，讲排场，摆阔气。出一趟口外，本来挣不了多少钱，而且到家之前已经花得不剩分文，但是回到村来，却要装得好像腰缠万贯；跟牲口贩子借一笔驴打滚儿，也要大摆酒筵，请他的知音相好们前来聚会，听他谈讲过五关，斩六将，云山雾罩。他这个人非常富有想象力，编起故事来，有枝有叶，有文有武，生动曲折，惊险红火。于是，人们一半是戏谑，一半是尊敬，就给他送了个何大学问的外号。

自从他被尊称为何大学问以后，他也真在学问上下工夫来了。过去，他好听书，也会说书；在荣膺这个尊称之后，当真看起书来。他腰里常常揣着个北京老二酉堂出版的唱本，投宿住店，歇脚打尖，他就把唱本掏出来，咿咿哦哦地嘟念。遇上生字儿，不耻下问，而且舍得掏学费；谁教他一字一句，他能请这位白吃一顿酒饭。既然人称大学问，那就要打扮得斯文模样儿，于是穿起了长衫，说话也咬文嚼字。人们看见，在长城内外崇山峻岭的古驿道上，这位身穿长衫的何大学问，骑一匹光背儿马，左肩挂一只书囊，右肩扛一杆一丈八尺的大鞭，那形象是既威风凛凛又滑稽可笑。而且，路遇文庙，他都要下马，作个大揖，上一股高香。本来，孔夫子门前早已冷落，小城镇的文庙十有八九坍塌破败，只剩下断壁残垣，埋没于蓬蒿荆棘之中，成为鸟兽栖聚之地；他这一作揖，一烧香，只吓得麻雀满天飞叫，野兔望影而逃。

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何大学问也常常感到阵阵悲凉。自家祖宗八辈儿，穷得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都是睁眼瞎。自个儿跳跄了大半辈子，已经年过花甲，不过挣下三间泥棚茅舍，八亩河滩洼地；虽然被人尊称大学问，可从没进过学堂一天，斗大

的字认不得三筐，而且只会念不会写。儿子天生文质，也只念了三年私塾，就不得不到书铺学徒。看来，何家要出个真正大学问，只有指望孙子何满子了。可是，掂量一下自己这点财力，供他念完小学，已经是鼓着肚子充胖；而中学大学的门槛九丈九尺高，没有白花花的银洋砌台阶，怎么能高攀得上？自己已经老迈年高，砸碎了骨头也榨不出几两油来；难道孙儿到头来也要落得个赶马或是学徒的命运？

何满子也真是聪慧灵秀，脑瓜儿记性好，爱听故事，过耳不忘；如什么字儿，过目不忘。何大学问在孙子面前假充圣人，把他的那几本传授给孙子；何满子就像春蚕贪吃桑叶，一册唱本不够他几天念的。何大学问惊喜过望，就想求个名师指点。正巧他在赶马路上，在一座骡马大店里，遇见一位前清的老秀才，在这座骡马大店里当账房先生，写一手魏碑好字；店里生意冷清，掌柜的打算辞退这个穷儒。何大学问脑瓜子一热，就礼聘这位老秀才到他家教专馆，讲定教一个字给一个铜板。

老秀才来到何家，就在葡萄架下开讲。他高高在上，坐一张太师椅，手拿一杆斑竹白铜锅的长杆烟袋；何满子低首俯身，坐个蒲团儿，面前一张小饭桌，就像被老秀才踩在脚下。老秀才整天板着一张阴沉沉的长脸，何满子抬头一看，只觉得头上压着一朵乌云，叫人喘不过气。老秀才又酸气冲天，开口诗云子曰，闭口之乎者也，何满子只觉得枯燥乏味，更加闷闷不乐。他本是个整天跑野马的孩子，从早到晚关在家里，难受得屁股下如坐针毡，身上像芒刺在背。念着书，一听见篱笆外柳树梢上莺啼燕啭，就想噙着嘴唇学鸟叫，念书跑了调儿；一听见门外过往行船的纤歌声，心里就七上八下，想跑出去看一看，念书走了神儿。